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通考卷九

元　黄鎮成　撰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穎達曰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漢世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

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故王制註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七廟

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通典曰昔在先王感時代謝思親立廟曰宗廟廟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因新物而薦享以重孝敬遠祖非一不可徧追故親盡而止唐虞立五廟鄭玄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立自禹與二昭二穆也殷制七廟王制云天子七廟鄭玄復云殷制六廟自契及湯二昭二穆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庫門内雉門内之左王立七

廟鄭玄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王肅云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之廟是

按鄭玄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又注祭法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僉不以為常數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曰遠廟為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為壇又云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為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又曰王祭下殤五嫡子嫡孫此為下祭五代來孫則

無親之孫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馬昭非王曰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王制曰天子七廟是則立廟之止以為親限不過四也親盡之外有大功德可祖宗者也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少故夏則五殷則六周則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為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為限親內為近親外為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

評曰禮有以多為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玄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疎乎若天子之祖無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為降殺哉成王六年制禮七廟

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非遠廟也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遞云為遷主所藏矣

漢元帝丞相韋玄成奏議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諸廟皆迭毀毀廟之祖藏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世世不毀餘則五廟迭毀景帝為昭武帝為穆昭帝與宣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陳禮書曰漢宣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廟以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子之所當立者悼皇即史皇孫

也
於是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時玄成等曰臣聞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為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

唐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

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説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述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

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七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

朱子語録曰古廟制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髙祖廟文帝顧成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

又曰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

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至其祫於太廟之室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之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之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按此中庸或問以諸侯之五廟言之

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左右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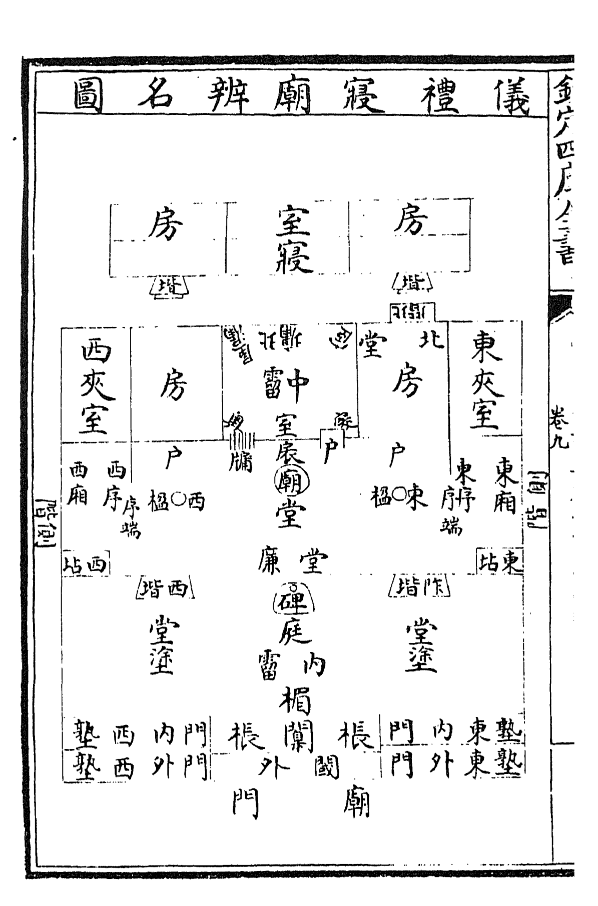
又答吳晦叔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户西牖皆南向室西南為奥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

下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户西向致敬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廟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又袷禘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而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内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俱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亦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

儀禮寢廟辨名圖



房
寢室
房
階
階
西夾室
房
北堂
中霤
房
東夾室
室
戶
戶
戶
牖
廟堂
西廂
西序
序端
西楹
東楹
東序
序端
東廂
西坫
東坫
堂廉
西階
阼階
碑
中庭
內霤
堂塗
堂塗
楣
西塾
內門
門外
西塾
棖
闑
棖
閾
外門
廟門
東塾
內門
門外
東塾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盈之切）東南隅謂之窔（一弔切）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又曰柣謂之閾（柣千結切）棖謂之楔（革轄先結二切）橛謂之闑（魚列反）蓋界於門者柣也亦謂之閾旁於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於門者橛也（橛巨月切）亦謂之闑士喪疏云房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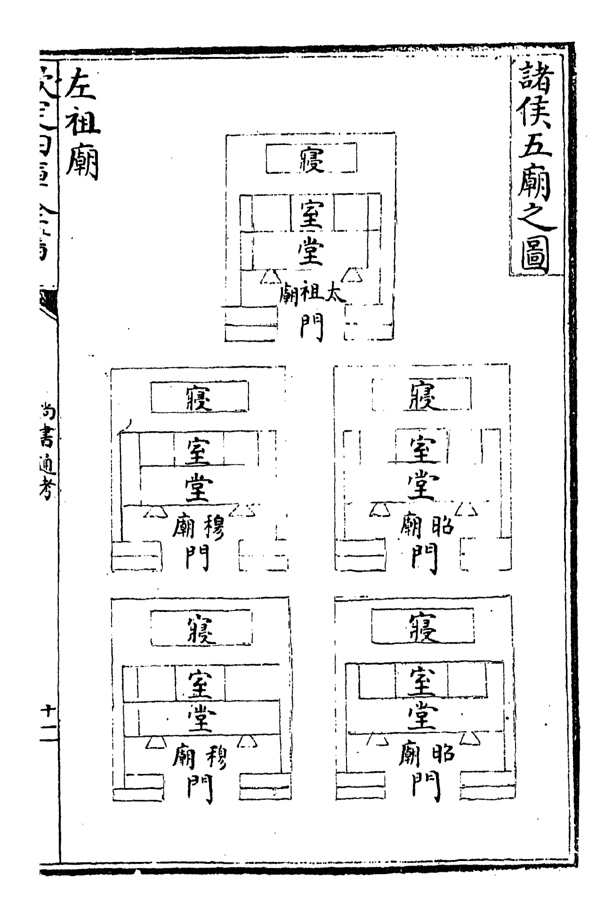
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牆謂之墉士昏尊於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虞饎爨在東壁是也坫有東坫西坫士喪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月令曰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是以名室為中霤　又有東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

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是也

王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云闑謂門之中央所
豎短木也

諸侯五廟之圖



公宮

路門

應門

皐門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又曰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

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
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
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
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
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
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
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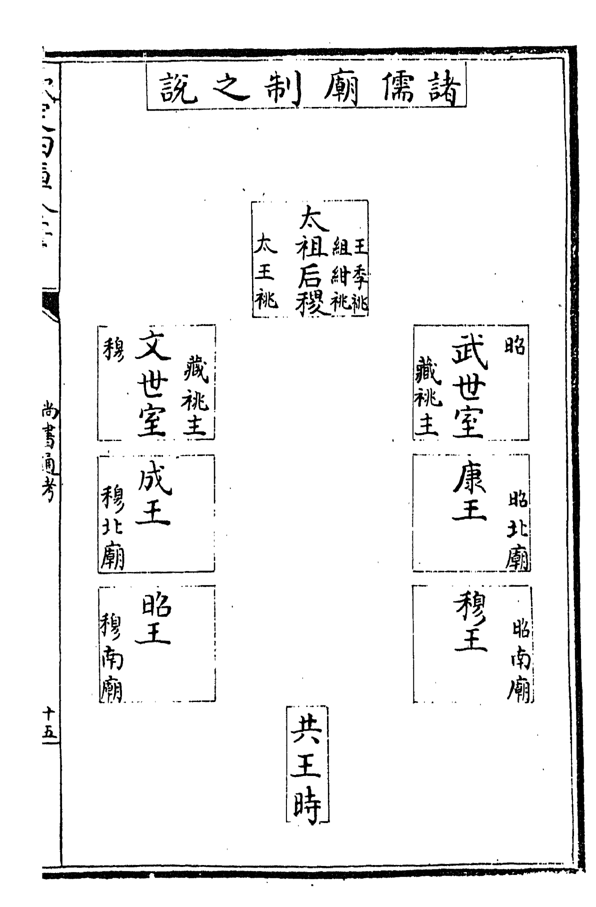
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立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

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又曰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

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有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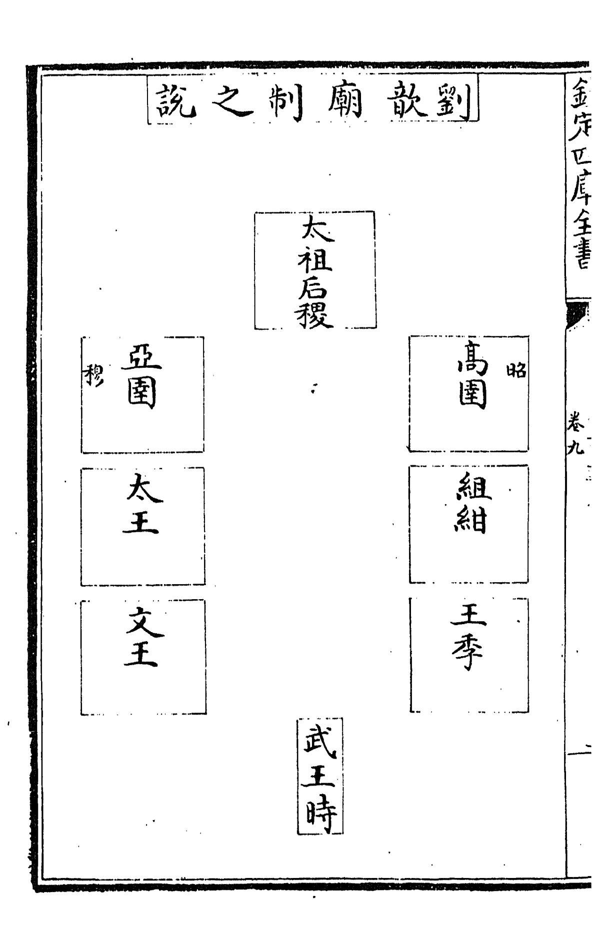
以不得而降也以上並見中庸或問

諸儒廟制之說



太祖后稷
王季祧
組紺祧
太王祧
文世室
穆
藏祧主
武世室
昭
藏祧主
成王
穆北廟
康王
昭北廟
昭王
穆南廟
穆王
昭南廟
共王時

劉歆廟制之說



愚按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畀禮之定分也故天子七廟諸侯以下降殺以兩示民有尊也如諸儒之說則周必待傳至共王而後始全天子之制伊尹時自湯至太甲方四傳言七廟則已立可知且為天子有天下者凡都城宮室冕服車輿即有等威以別於諸侯何於奉先致孝之地乃遲之於數世之後哉聖人制禮必不其然

生明生魄望朏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名誥

二月既望

三月丙午朏

顧命

四月哉生魄

蔡氏曰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生魄望後也○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

始生魄十六日

朱子曰日為䰟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䰟加於魄魄載䰟也明生之時大盡則

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日在酉月在東人在中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

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受日光也自
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
至晦則日與月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東漢志略曰日月相推當其同謂之合朔近一遠三
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月及日光盡
體伏謂之晦
朔蘓也
渾儀說曰晦而復蘓明於是乎生焉是之謂朔

上弦

律歷志日先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渾儀說曰月行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近一遠三上弦在八日其常也或退在九日其變也

望

律歷志相與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渾儀說曰月行甚遠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謂衡

分天之中為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顈達曰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

下弦

渾儀說曰月行過中遠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近一遠三下弦在二十

二日其常也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
十三日其變也

尚書通考卷九

尚書通考卷十

元 黄鎮成 撰

洪範九疇之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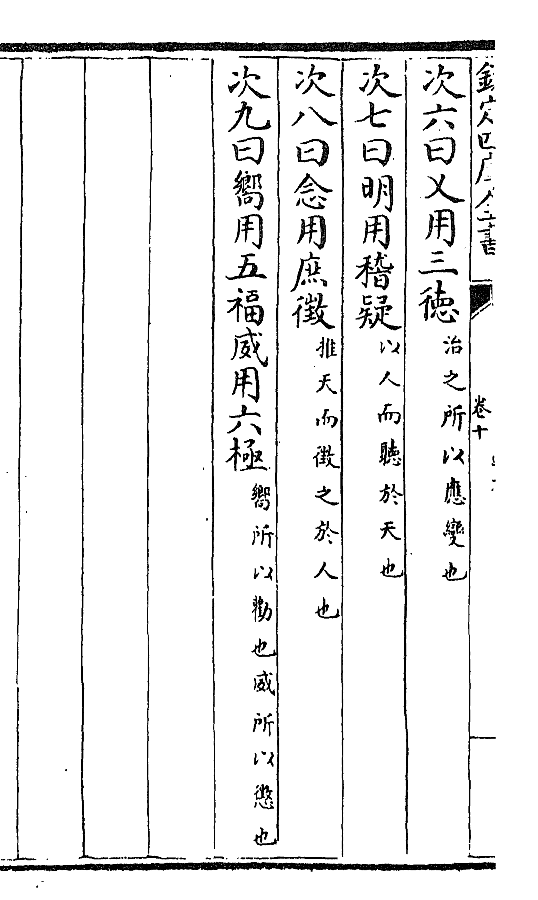
初一曰五行在天惟五行 不言用者無適而非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在人惟五事 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

次三曰農用八政人之所以因乎天

次四曰協用五紀天之所以示乎人

次五曰建用皇極君之所以建極也 不言數者非可以數明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治之所以應變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以人而聽於天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推天而徵之於人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所以勸也威所以懲也

本之以五行
敬之以五事
厚之以八政
協之以五紀
皇極之所以建也

乂之以三德
明之以稽疑
驗之以庶徵
勸懲之以福極
皇極之所以行也

治天下之法

九疇之目

一五行	水	火	木	金	土			
	潤下	炎上	曲直	從革	稼穡			
	作鹹	作苦	作酸	作辛	作甘			
二五事	貌	言	視	聽	思			
	恭	從	明	聰	睿			
	作肅	作乂	作哲	作謀	作聖			
三八政	食	貨	祀	司空	司徒	司寇	賓	師

四五紀　歲　月　日　星辰　歷數

五皇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六三德　正直　剛克　柔克
平康　彊弗友　燮友
沈潛　高明

七稽疑　雨　霽　蒙　驛　克　貞　悔
卜五　占二

八庶徵	雨	暘	燠	寒	風
休徵	肅	乂	哲	謀	聖 時若
咎徵	狂	僭	豫	急	蒙 恒若

九五福	壽	富	康寧	攸好德	考終命

六極	凶短折	疾	憂	貧	惡	弱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河圖洛

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闗子明云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朱子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三五六一八之語而鄭氏註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為洛書矣
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方者洛書之文禹箕敘之以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

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葢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而九宫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托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

朱子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

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又曰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

又曰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虚五分

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又曰聖人之則洛書者總其實也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三為八政四為五紀五為皇極六為三德七為稽疑八為庶徵九為福極

又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

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之不為書而書之不為圖也耶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

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茍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愚按前此諸儒皆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朱文公蔡氏因之故以十數配易而以九數配洪範然其所謂則洛書以作範者亦但以九數適同兼總其實而已

他無通貫脗合之妙其曰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横斜曲直無所不通亦不過但言九數縱横十數分合之理初與洪範九疇了無關涉九峯作洪範數亦但推衍九宫烏覩所謂洪範之事哉且洪範者治天下之大法也自開闢以來有國家者所不能易又何必至禹而後天錫之而禹叙之耶雖唐虞以上不可考見至如二典三謨所載九疇之目無一不具特以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則彛倫皆斁禹平水土五

行各得其性則彛倫復叙洪範即彛倫也彛倫斁則洪範不畀彛倫叙則洪範乃錫豈帝與天真有物以予奪之哉大傳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繫之於易則二者皆作易之事也蓋易者數之奇偶象之陰陽也十數者奇偶之分陰陽之合易之體也九數者奇偶之交陰陽之變易之用也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今以九數十數觀之凡由是以生蓍策立卦爻者更互推演粲然可考然則河圖洛書其皆為易卦之用明矣若洪範者述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與所謂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者絶無相配且其第為九類亦非有待於象數而後可推不煩費詞固已明白如此是何先儒過信之篤而又有以啓後世云云之論哉愚嘗僭述河洛十圖以明九十之數推於蓍策卦爻頗有脗合

自然之妙兹不具述特因先儒所論故略見於此斷
然以圖書為易設而與洪範無相涉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蔡傳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
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
九行者黒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
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
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

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考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

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北極規道之行度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景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黄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

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强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稍南以

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此日冬夏至之度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黄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强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伏之漏俱五十刻謂之晝夜同此日二分之度

東漢志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

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廼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廼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唐孔氏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

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黄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致日月之法陳祥道曰漢書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

晷長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景中故立八尺之表而景七尺三寸六分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過而長為常寒矣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為常燠矣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傍立春春分循青道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牵牛立

秋秋分循白道上弦在牽牛圓於婁下弦在東井立冬
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
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二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
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然日之與月陰陽
尊卑之辨若君臣然然觀君居中而佚臣旁行而勞臣
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威損與君異勢盛與君同月
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明闕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
東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蓋足信矣

愚按所謂冬至日在斗夏至日在井春分日在奎秋分日在角者以東西天緯言之日行黄道比天行一日爲退一度故分至之日各得其所在之宿其曰冬至去極百十五度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者以南北天經言之亦以日行黄道日退一度積而至於分至之日各有進退之所但堯時冬至日在虚一度月令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今冬至又在箕八度此歲差使然也諸説止據漢志而言恐未爲密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蔡氏曰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隂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隂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鄭司農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鄭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

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鐖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為正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為然度景之法必於夏至晝漏半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

陳祥道曰先儒謂天地相距八萬里其升降也不過三萬里之中日景於表移一寸則於地差千里張衡周髀之説皆然惟宋何承天曰六百里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曰千里而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

考索曰古者土圭必植五表地中植中表千里而南植南表千里而北植北表東西二表亦如之以四表明中表之正以中表定四方之中

王昭禹曰土圭横植於地於圭之端立表以表端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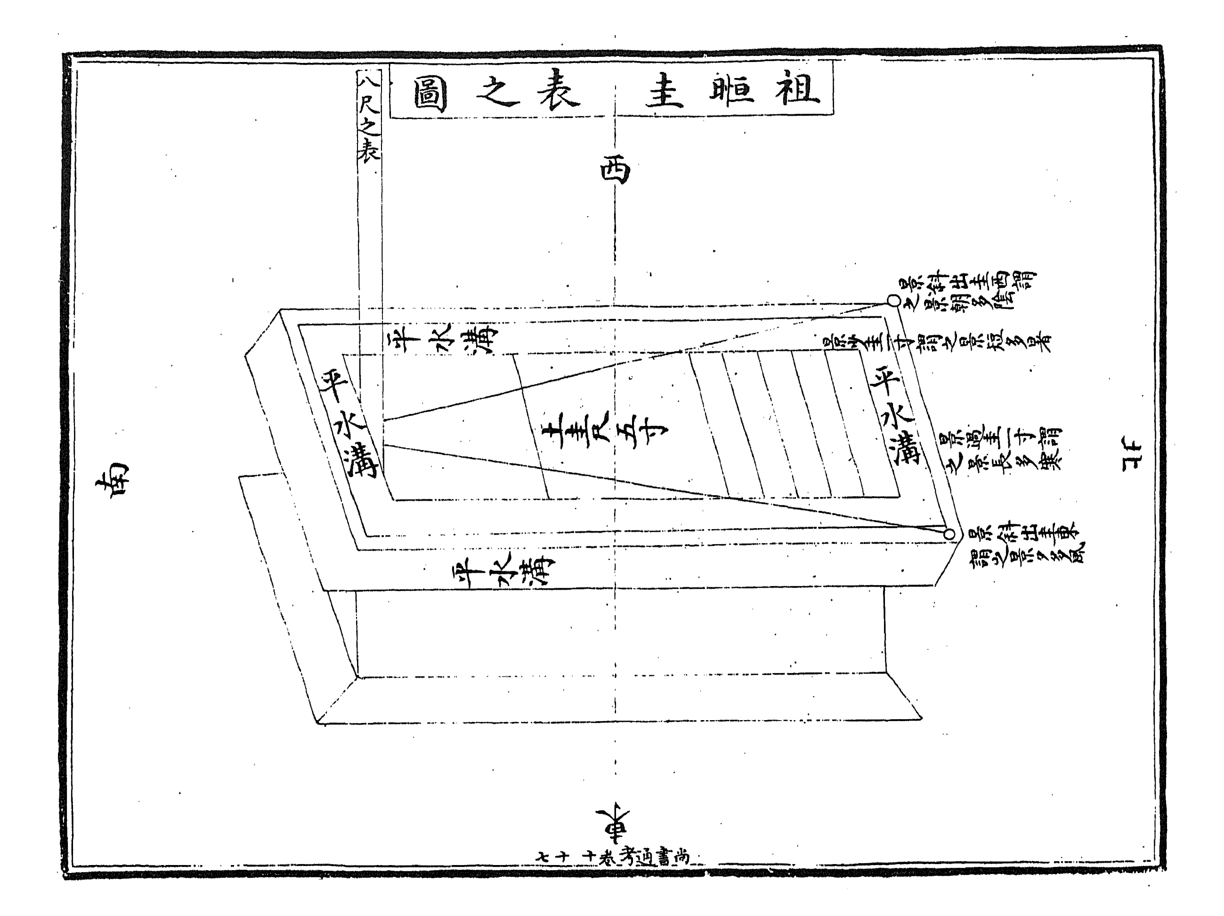
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

周禮圖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據中土圭之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半土圭在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圭等是於日為近南也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據中土圭之北土圭而言也夏晝漏半土圭在北得尺六寸景過於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於日為近北也故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土圭之西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西也夏晝漏半

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西者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曰日西則景朝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土圭之東土圭而言之是於日為近東也夏晝漏半中土圭景得正時土圭在東者日已昳矣乃得夕時之景故云日東則景夕多風

周公度日景置五圭於潁川陽城置一土圭為中中土圭之南千里置一土圭中土圭之北千里置一土圭東去千里置一土圭西去千里置一土圭為五圭天地相

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以至日不過一萬五千里以尺有五寸土圭測之蓋日景於圭差一寸則差千里先王以四表明中表正之以中表定四方之中在地則無道里遠近之不均在天則無寒暑風雨隂陽之不和然後建王國焉匠人所謂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蓋如此也易巽為風蓋風之所屬者東方也



祖暅圭表之圖
八尺之表
西
平水溝
平水溝
土圭尺五寸
平水溝
平水溝
景斜出圭西謂之景朝多陰
景少圭一寸謂之景短多暑
景過圭一寸謂之景長多寒
景斜出圭東謂之景夕多風
南
北
東

祖暅五表之圖

夏至晝漏半

日中

南表

春秋分夕入之日

西表

中表

春秋分初出之日

東表

北表

夜望北極樞

愚按立表必八尺者以天地相距八萬里千里則一寸萬里則一尺渾儀衡簫亦然

隋志祖暅錯綜經註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及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而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

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梁天監中祖暅

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求其盈縮

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之日景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彊後魏

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景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景同是夏至日其中景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景差一寸也況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蔡氏曰太室清廟中央室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

以降神也

穎達曰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

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杜預云清廟肅然清淨之稱也

朱子曰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又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甞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

弦亂人聲欲在位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清靜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

正論明堂宗廟太學各有所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通典曰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為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窻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為堂南北四十二尺其堂上各為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

大戴禮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窻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雍

明堂月令説云堂髙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户八牖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隂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室髙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髙

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邑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

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

或問朱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亦天天亦帝而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

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

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氏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註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税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又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趙氏曰古者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為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公賦六萬四千

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

南軒曰方千里者先儒以為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蓋方千里則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諸侯之國夫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都畿鎮撫天下而卿大夫元士之采地皆有所容焉故公侯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者皆以其田言之也獨以其田言之則地雖有廣狹之不齊山林川澤之相間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而王制謂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者則傳者之失矣周禮所載往往與此不同如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蓋不知分田建國

之意遷就而為此說耳要當以孟子為正夫在孟子時已去其籍又更秦絶滅之餘周官之書存者無幾矣今時所傳先儒以為雜出漢儒一時之傅會是不可以不考也

朱子曰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

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陳祥道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為畿内之爵公羊釋春秋變周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

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戚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於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尊者不嫌於太多卑

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附庸明矣

千乘之國陳祥道曰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司馬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又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古者或以甸為乘或以乘為甸以甸為乘稍人掌丘乘

之政令禮記惟社丘乘粢盛是也以乘為甸春秋孫良夫乘衷甸兩牡是也蓋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甸方八里據地言之成方十里兼溝涂言之其實一也易曰震驚百里王制曰公侯之田方百里孟子曰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儉於百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之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

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軍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

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

公彥遂以此為畿内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闔竟出馬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率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

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缺 左傳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内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惟諸侯之封乃能容之其說蓋惑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乃附庸也

田制賦乘圖

	井田	公田	私田	夫家	車賦
一井（方一里）	九百畝	八十畝	八百畝	八家	
十井	九千畝	八百畝	八千畝	八十家	
百井（方十里）	九萬畝	八千畝	八萬畝	八百家	一乘
千井	九十萬畝	八萬畝	八十萬畝	八千家	十乘
萬井（方百里）	九百萬畝	八十萬畝	八百萬畝	八萬家	百乘
十萬井	九千萬畝	八百萬畝	八千萬畝	八十萬家	千乘

司馬法兵車一乘　凡百人

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馬四足

牛十二頭　輜車一乘　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裝五人　廐養五人　樵汲五人

三百里　二百里　一百里

一百里　二百里　三百里　十六里

萬井	萬井	萬井	一千六百井
萬井	萬井	萬井	一千六百井
萬井	萬井	萬井	一千六百井

十六里　一千六百井　一千六百井　一千六百井　一百五十六井　二百五十六井

右方三百一十六里為田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井不及一百四十四井為有畸通計公田八百萬畝

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

百井　百井

百井　百井

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十里

右方百里為田萬井私田八百萬畝合十萬井公田之數

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解云馬曰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過焉包曰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朱子曰車乘之説疑馬氏為可據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又曰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愚按融按司馬法言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私田而計夫家之所出也成方十里為田百井私田八萬畝為夫八百家所謂成出革車一乘者去公田而獨計私田也孟子王制言大國地方百里者以公田而計分土之所入也百井之地公田八千畝亦為夫八

十家當私田十井之地所謂十井為乗者亦百井八百家之所具也故以私田計之一乗百井方十里千乗則十萬井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以公田計之一乗八千畝千乗則八百萬畝當萬井私田之數為方百里二者皆紐計大數如此非謂十萬井者必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為百里者必為田萬井也何氏設兩存之疑使學者無據蓋不知有公侯受地與大家賦乗之異也

無逸圖

周公曰嗚呼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嗣王其

逸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監于茲

愚按無逸一篇本以嚴敬怠之戒敬則無逸而有先王享國之安不敬則逸而有後王罔壽之危是皆周公力陳往轍以為龜鑑今畫為圖逸與無逸分布二方一敬一怠安危之應愈益著明覽者可以知為治之本矣

周官圖

三公

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

太師
太傅
太保

道之教訓
傅之德義
保其身體

公論於前

三孤

貳公弘化
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

少師
少傅
少保

孤弼於後

六卿

分職率屬　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

冢宰　天官卿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　地官卿掌邦教　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　春官卿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

司馬　夏官卿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　秋官卿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　冬官卿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每卿屬六十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
王一廵守又曰周禮六服諸侯有歲一見者與此不合
唐孔氏曰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
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逺外逼四夷不
必常能及期故寛言之而不數也
周禮行人所掌六服之見歲數與此不同

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廵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廵

張氏曰周禮行人之職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廵守殷國是五朝已更兩朝矣

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五服一朝圖

一年	侯服朝京師	七年	侯服朝京師
二年	甸服朝京師	八年	甸服朝京師
三年	男服朝京師	九年	男服朝京師
四年	采服朝京師	十年	采服朝京師
五年	衛服朝京師	十一年	衛服朝京師
六年	當要服朝以路遠不必其來	十二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

周禮六服朝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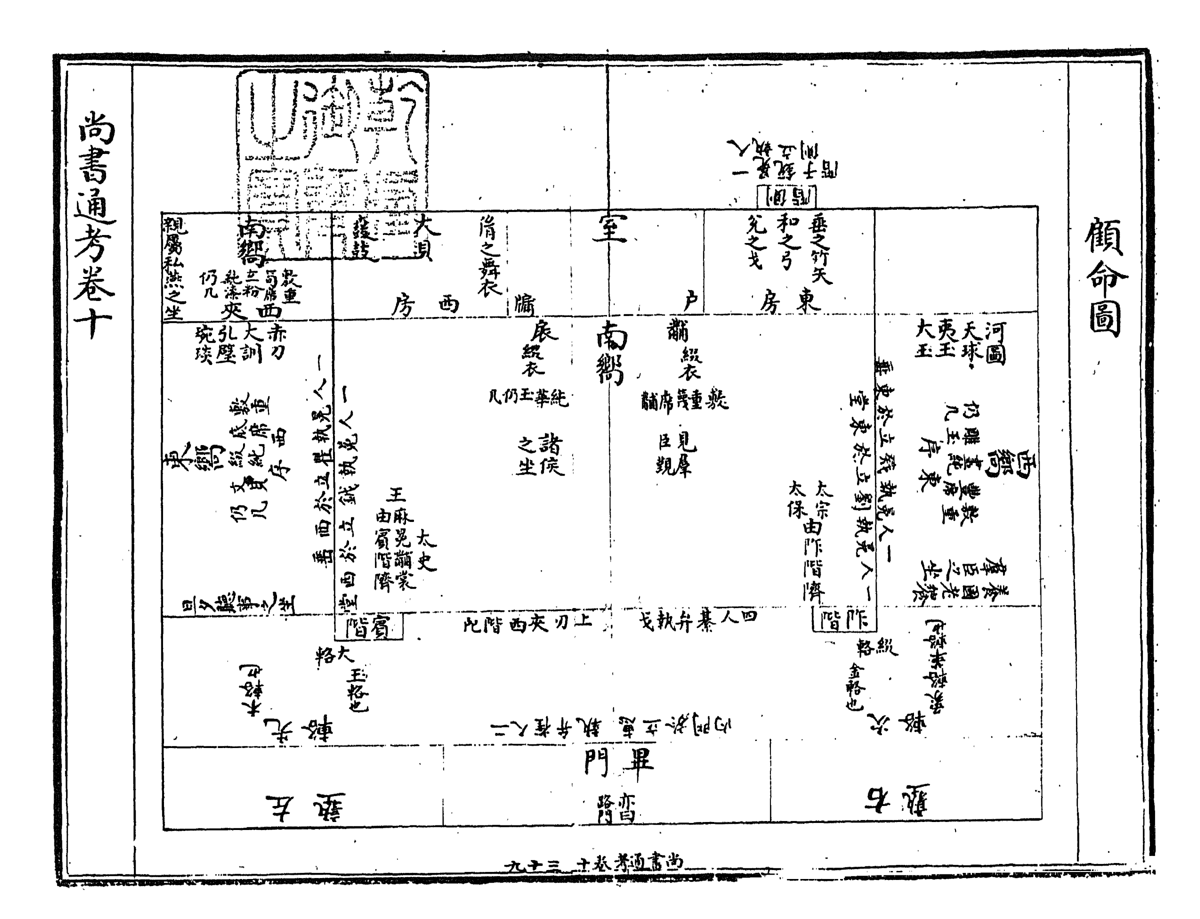
鄭氏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侯	甸	男	采	衛	要
一年	朝貢					
二年	朝貢	朝貢				
三年	朝貢		朝貢			
四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五年	朝貢				朝貢	
六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朝貢
七年	朝貢					
八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九年	朝貢		朝貢			
十年	朝貢	朝貢			朝貢	
十一年	朝貢					
十二年	朝貢					

十二年王巡守殷國

鄭云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

顧命圖


室
西房
東房
西夾
南嚮
西嚮
東嚮
畢門
左塾
右塾
賓階
阼階
大輅
綴輅
先輅
次輅
河圖
天球
大玉
夷玉
赤刀
大訓
弘璧
琬琰
胤之舞衣
大貝
鼖鼓
兌之戈
和之弓
垂之竹矢
諸侯之坐
太史
太保
太宗